

堅定捍衛共和價值及言論自由的法國： 從 Conflan-Sainte-Honorine 恐怖攻擊事件談起

謝芷霖

2015 年 1 月 7-9 日，Charlie Hebdo 雜誌社遭恐怖份子闖入槍殺員工，以及 Hyper Cacher 猶太超市恐怖攻擊和 Montrouge 殺警事件，造成十七人死亡，國際為之震動的連續恐怖攻擊，2020 年秋天正式開庭審理。審理展開沒幾天，原本 Charlie Hebdo 週刊雜誌社在巴黎的舊址辦公室，便遭到恐怖分子報復性持刀殺人攻擊。攻擊事件落幕後不到三星期，大巴黎地區的 Conflan-Sainte-Honorine 小鎮又發生了中學教師因於課堂上展示 Charlie Hebdo 週刊諷刺畫，遭恐怖分子斬首事件，再次造成全法國爆炸性的反應。為了捍衛共和價值及言論自由，法國民眾再一次憤怒上街示威抗議，聲援所有站在前線的中學教師。

Conflan-Sainte-Honorine

恐怖攻擊事件始末

10 月 16 日學校秋季假期開始前夕，下午接近五點，警察在 Collège du Bois d'Aulne 中學附近發現慘遭斬首殺害的中學教師 Samuel Paty，數百公尺處凶嫌舉起長刀威脅，並拿出預藏的空氣槍對警方開槍，警方共射擊十槍才將凶嫌制服倒地。遭槍殺的凶手 Abdoullakh

Anzorov 現年 18 歲，2002 年生於俄國車臣，6 歲那年跟隨家人移民法國，定居在諾曼地省區的 Evreux，今年三月才剛拿到法國政府核發的十年居留證。沒有前科，他並不在政府安全部門的監控名單中，但是最近一年間，言論行為明顯受到極端伊斯蘭主義影響，九月中時甚至透過社群網站與敘利亞伊斯蘭恐怖組織成員取得聯繫。

完全不認識中學教師 Samuel Paty，也不是他的學生，凶手 Abdoullakh Anzorov 為什麼會從遠在 80 公里外居住地的小鎮，跋涉至 Conflan-Sainte-Honorine 犯案呢？今年 47 歲的歷史地理科教師 Samuel Paty，已有 23 年的教學經驗，2018 年才調任至 Collège du Bois d'Aulne 中學，這個學區鮮少因為宗教、階級問題造成族群衝突。10 月 6 日一節以「言論自由」為主題的課堂上，教師 Samuel Paty 配合教程向學生展示了 Charlie Hebdo 雜誌關於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諷刺畫，中學四年級（相當於台灣的初中三年級）的教學課綱中特別提到 2015 年 1 月的恐怖攻擊，同時回顧 1789 年的人權宣言及 1881 年便立法保護的媒體言論自由。

10月7日晚間，一名女學生的父親 **Brahim Chnina**，在 Facebook 上貼文，聲稱老師散佈先知裸體畫，並辱罵老師為「無賴」(«Voyou»)，動員群眾來抵制老師，甚至打電話給校長威脅辭退老師。緊接著，**Brahim Chnina** 以「散播色情圖像」之名至警局控告教師 **Samuel Paty**。

根據班上另一名學生父親的轉述，**Samuel Paty** 在展示諷刺畫前，曾要求班上如有伊斯蘭教同學可能會對接下來的圖像感到不舒服，可以離開教室。警方因應 **Brahim Chnina** 指控調查，於 10 月 12 日傳喚 **Brahim Chnina**、女學生及 **Samuel Paty** 至警局對質說明時，**Brahim Chnina**、女學生卻都沒有到場，只有老師 **Samuel Paty** 出席解釋當天上課的情況。根據警方的調查紀錄，**Samuel Paty** 至警局當天反駁學生家長的說法，他從未詢問誰是伊斯蘭教徒，也並沒有因為教徒可能受漫畫驚嚇而要求他們離開教室，他只有建議學生，如果因為某些原因對諷刺畫會感到驚嚇或不適的，可以轉頭不要看。**Samuel Paty** 老師也證稱，與父親 **Brahim Chnina** 抱怨老師上課內容的這名女學生，10 月 5 日有上課沒錯，但是言論自由討論課當天，也就是 10 月 6 日，她根本沒到學校，不在課堂上。女學生疑似根據謠言而編造出通篇謊言，藉此毀損老師、學校甚至教育當局的形象。在 **Samuel Paty** 老師說明後，他也反控 **Brahim Chnina** 在網上散布不實言論「公然侮辱」。

無論事實真相如何，女學生的父親 **Brahim Chnina** 在未弄清來龍去脈前，拒絕與學校溝通，便利用社群媒體對 **Samuel Paty** 老師進行控訴公審，已經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。**Brahim Chnina** 在 Facebook 前後發了三次影片指控 **Samuel Paty** 老師，明確指出老師的姓名及任教的學校。透過網路與活躍的伊斯蘭教激進份子 **Abdelhakim Sefrioui** 取得聯繫，而 **Abdelhakim Sefrioui** 進一步散發指控威脅 **Samuel Paty** 老師的貼文和影片，煽動群眾恨意。**Brahim Chnina** 還利用學校家長的 WhatsApp 群組恣意散播不實的影像指控老師。這些明顯煽動特定群眾仇恨的貼文和影片，在短短的幾天之間，於社群網站間瘋傳，各式各樣不明究理的謾罵大量湧入，儼然網路公審凌遲。**Abdelhakim Sefrioui** 甚至陪同 **Brahim Chnina** 至中學校長室抗議，要求學校懲處 **Samuel Paty** 老師將其免職。

就在網路社群媒體散布謠言和危險論述完全失控的同時，連與事件毫不相干的民眾都接收到訊息，莫名激發的憤恨必須找到出口，慘劇注定發生。18 歲的 **Abdoulkhalil Anzorov** 便是其中之一，近一年內改信伊斯蘭教轉變成激進派份子的他，馬上被失控的仇恨言論所煽動，欲採取激烈手段為伊斯蘭教報復、淨化世界。他在三名友人的協助下，購買了行凶用的長刀和空氣槍，其中一名友人開車載送他至 Collège du Bois d'Aulne 中學附近。他又以 300-350 歐元為代價，買通兩個 14、15

歲的中學生幫助他指認 Samuel Paty 老師，他得以尾隨離開學校的老師於巷弄中殺害。

警方在調查事件的同時，分別以「謀殺教唆共犯」或是「協助犯罪」等罪名，傳喚羈押了七名相關人士，包括了家長 Brahim Chnina，伊斯蘭教激進份子 Abdelhakim Sefrioui，幫助凶手 Abdoullakh Anzorov 的三名友人，以及收受金錢指認 Samuel Paty 老師的兩個學生。

日前警方發現凶手在 Snapchat 也與一個 8-10 人的親伊斯蘭教激進團體有密切往來，傳喚三名涉嫌協助謀殺的成員。凶手 Abdoullakh Anzorov 在行凶前曾傳訊息預告他將下手行動，並拍下他手持刀槍的畫面，寄出後還收到鼓勵的回訊。而在他行凶得逞後，他也將作案的恐怖畫面傳給同樣的群組，其他成員有的因為恐懼而刪除訊息退出群組。與此同時，中學生及家長的 WhatsApp 群組，竟然也都收到作案後的恐怖畫面。

這起恐怖謀殺事件，除了真實存在的「幫兇」，最無法推卸責任的應該要屬社群網站，以及廣大的使用者。伊斯蘭教激進分子利用社群媒體宣傳散播激進思想，召集「聖戰士」(djidhiste)，於世界各地串連恐怖攻擊、煽動激進教徒，甚至發動戰爭，近幾年各國政府皆極力防堵。法國政府在遭受連續恐怖攻擊後，也針對極端分子列出監視清單，並隨時監控相關的網路資訊。然而對於像此次事件凶手 Abdoullakh Anzorov 這樣尚未列入安全監視名單中的危險分子，卻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

漏網之魚。當然，法國政府其實設有 PHAROS (Plateforme d'Harmonisation, d'Analyse, de Recoupement et d'Orientation des Signalements) 控管網路媒體上帶有歧視性、引發仇恨或危及國家安全的言論。Abdoullakh Anzorov 在 Twitter 上曾因發表不當言論而遭檢舉，PHAROS 也上報至國家反恐部門，但由於並沒有特定具名侵害的具體內容，也沒有引起相關單位的特別注意。PHAROS 一年收到的檢舉多達 220000 件，卻只編制了 28 名工作人員，監控效果似乎也有限。

社群網站自建的監控系統，也需靠使用成員提高警覺，不成為散播危險言論的幫手，才能達到效果。除了成員的檢舉之外，政府因應這次的恐怖事件，也召集了歐洲各大社群軟體公司代表，探討如何加強網路安全，防範恐怖主義及歧視性言論的滲透。政府相關單位也正研擬修法，對氾濫的網路言論加以規範控管。對於廣大的使用成員，也就是像你我一樣的一般民眾，該如何提高警覺呢？在民主自由國家，即使擁有高度言論自由，訴諸仇恨、歧視的影片、言論，都可以即時向社群網站自身的檢舉系統或 PHAROS 通報。什麼樣的內容應該立即通報呢？PHAROS 列舉了以下幾個標準：

1. 戀童或與戀童色情相關內容
2. 種族歧視、反猶太或反特定種族的言論
3. 挑撥種族及宗教仇恨之內容
4. 散播恐怖主義言論

5. 金融詐欺及公然行騙

在這些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後，教育界主動發起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，聲援教育環境及言論發表的自由，與 2015 年 Charlie Hebdo 雜誌社恐攻後同樣，一般民眾也紛紛上街遊行，支持言論自由及法國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(Laïcité)的訴求。10 月 21 日在索爾本大學校園內為 Samuel Paty 舉辦的追思紀念典禮中，法國總統 Emmanuel Macron 在致辭中特別表示：「我們將繼續為自由而戰。」(« Nous continuerons le combat pour la liberté. »)「即使有人顧忌，但我們不會因此便捨棄諷刺畫與插畫。」(« Nous ne renoncerons pas aux caricatures, aux dessins, même si d'autres roulent. »)

為什麼法國如此看重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(Laïcité)？這到底意味著什麼？諷刺畫與言論自由究竟有什麼關係？為什麼經過幾次恐怖攻擊，法國人依舊將諷刺畫視為言論自由的基本底線堅持守護？

法國的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

歐洲因為宗教而引發的戰爭、宮廷內鬥、政爭、暗殺等等，暗黑歷史，令人不忍卒讀。現代法國選擇了共和體制，並且以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(Laïcité)做為體制基礎，擺脫長久以來宗教治國、信仰干政的弊端，也讓國境內的人民，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。政府代表的國家機構應維持中立，不涉及任何宗教信仰，人

民得以選擇宗教信仰，也有權力選擇無宗教信仰的束縛。只要尊重且不損害公眾秩序(l'ordre public)，所有的宗教儀式、言論都享有表達的自由，但民眾也同時享有不信仰的自由。因此，尊重國家的公眾秩序成為最基本的原則，宗教的教條不能凌駕於此基礎之上。同時，假如能尊重國家的公眾秩序，人民有權利選擇信仰或批評某個宗教，這是基本自由。

法國雖然傳統上是天主教國家，但由於在非洲的殖民統治歷史，也使得境內擁有為數眾多的伊斯蘭教徒。加上猶太族裔，以及近代隨移民傳入的佛教、印度教等，可說是多宗教國家。為了使各宗教團體、各種族群皆能和平相處，確保政治上的平等權利，貫徹執行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成為法國政府的重要原則，在族群衝突不斷的時，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也成為學校教育的核心價值之一。只要在政府公家機關、公立學校，行為、服飾、言談舉止皆應保持中立，不彰顯任何一個宗教，也不使任一宗教凌駕於其他信仰之上。基於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原則，所有公立學校的學生與老師都不得穿戴彰顯任何宗教的服飾（如頭巾、面罩、十字架），也不能要求公開進行宗教相關儀式（如祈禱、跪拜等），學校餐廳飲食則以多樣化選擇為原則，讓食物過敏、葷素限制的人有選擇，但不能以「宗教限制」為考量。為了保護學生的受教權，學校也必須堅守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原則，拒絕任何以宗教為名的要求。

理論述說，看起來簡單，實際上要施行起來，卻困難重重，而且遇到相當多的阻力。校長或老師假如在某一細項上覺得無所謂通融讓步，往後幾乎就是沒完沒了的得寸進尺。怎麼說呢？舉幾個例子。也許有人覺得讓伊斯蘭教女學生戴頭巾上學，並不干擾誰，沒什麼，殊不知戴了頭巾後，家長便要求為符合教規（雖然教規如何非常值得探討，但這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），女學生也不該換體育服上體育課，更不該上游泳課，拒絕上課後，連戶外教學活動都要置喙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女學生如何接受正常平等的教育？如果對伊斯蘭教徒通融，猶太教學生家長也跑來要求學校准許學生免上週六的課程，因為週六是猶太教徒的休息日，學校該怎麼辦？也有人對學校餐廳的菜餚多所要求，各種宗教有不同的認證，還有一堆禁忌食物，葷的素的，要怎麼樣才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？在多宗教多種族的法國，想要和平共存，保障所有學生的受教權，避免無謂的衝突，學校更是必須堅守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原則的底線，拒絕任何以宗教為名的要求。於課程中教授「言論自由」，讓所有學生瞭解如何在相互尊重的情況下，保有批評、討論所有議題，包括宗教議題的權力，並知所進退，更是不可或缺。也因此，Samuel Paty 老師在課堂上提及 Charlie Hebdo 的諷刺漫畫，回顧因抨擊宗教而引發恐怖攻擊的歷史事件，希望激發學生對言論自由及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的多元思考，一直都是法國學校

教育中相當重要的核心部分。這個課程在中學屬於必修課程，並非 Samuel Paty 老師標新立異獨創。

只不過近年來伊斯蘭教激進勢力興起，訴求以暴力建立極權政體，利用網路社群媒體大量於世界各地散播極端教義，對教徒洗腦，並藉此吸收武裝「聖戰士」，以恐怖手段意圖控制推翻各國政權，已經成為許多國家頭痛的頭號敵人。法國伊斯蘭教社群龐大，難免有極端恐怖組織滲入，許多年輕人受到影響，在法國境內發起恐怖攻擊，甚至投奔敘利亞參與恐怖組織活動，接受軍事武裝訓練，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。在學校裡，身處第一線的教師，面對受激進教義影響的伊斯蘭教徒家長及學生，近年來更得承受極大的壓力。因為帶領討論伊斯蘭教的頭巾問題，老師遭受學生辱罵；因為貫徹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，而被質疑不尊重某教教義。學校老師動輒得咎，加上網路霸凌、騷擾日趨嚴重，這次的 Samuel Paty 老師恐攻事件，只顯示了層層問題的冰山一角。

許多任教的老師都坦言，對發生這樣的慘劇，雖然震驚，卻不意外，相似的情況在法國各地學校都發生過，而所有環節的連續失控，就造成了今天的悲劇。如何從制度上回應、保護位於教學前線的老師，給予學生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，避免宗教激進勢力的滲透，的確是法國教育當局目前最緊要的任務。

法國的諷刺畫傳統

另外一個頗受爭議的焦點，應該要屬諷刺畫(caricature)與言論自由的關係了。國外論者可能很難瞭解，為什麼法國人對諷刺畫如此堅持，已經發生了那麼多次與諷刺畫相關的恐怖攻擊，法國總統卻依然支持媒體使用諷刺畫嘲諷所有社會議題？一般民眾也仍舊上街遊行示威，支持諷刺畫於媒體的言論自由？

諷刺畫在法國歷史悠久，十四世紀開始，便能在教堂的某些木刻或小型雕刻上發現，以奇形怪狀的人物或動物作為嘲諷的代表。到了十五世紀才因印刷術的發達而開始成為嘲諷時事的重要手段，當時主要是新教徒用以嘲笑天主教宗，在法國當然還用來嘲弄國王。社會動盪出現危機的時期，諷刺畫便大為盛行，當時大部分以廣告傳單、海報、隨新聞或書籍夾頁贈送的方式來散布，做為新聞報導插畫的形式也已經出現。在法國大革命前後，更是諷刺畫蓬勃發展的重要時期。十八、十九世紀，國王成為諷刺畫的批評主題。十九世紀更隨著報紙插畫的廣為流行而興盛。1835年曾出現諷刺畫禁令，到了1881年隨著媒體言論自由法律的通過而解除禁令。二十世紀，第一及第二次大戰期間，諷刺畫主要成為國家宣傳機器。要等到1950年代，諷刺畫才重返政治場域，當時嘲諷戴高樂有如集權君主的漫畫，多如雨後春筍。1960年，Hara-Kiri月刊成立，成為惡意嘲諷攻擊時事的媒體

代名詞，1969年轉型為週刊，1972年改名成為Charlie Hebdo週刊。此時，諷刺畫作家已經漸漸成為一種專業，也與新聞報導、時事評論結合，諷刺畫作家開始肩負新聞記者的使命，享有與新聞記者相當的言論與創作自由。

由諷刺畫的發展簡史中可以看出，諷刺漫畫不僅在法國根植已久，而且總是與嘲諷政治、宗教、社會弊端脫不了關係，不僅是法國人展現反叛精神的重要象徵形式，也與法國向來喜愛辯證及另類思考的傳統密切結合。新聞媒體是社會的良心，敢發聲，敢衝撞，只要不危害國家安全，不挑撥仇恨，無論什麼樣的言論，在法國都能享有發表的自由，也受到法律保護。諷刺漫畫作為新聞媒體的一部分，自然也享有同樣的言論自由。這也是為什麼儘管法國民眾不一定認同諷刺畫的內容，不一定喜歡諷刺畫的表現手法，但都異口同聲願意支持如Charlie Hebdo週刊的繼續存在，多元社會本來就應容許多元媒體言論，更何況現代法國的立國基本原則是「政教分離世俗主義」，政治都能大力抨擊嘲笑了，為什麼宗教不行？

Bataclan劇院2015年遭受恐怖攻擊，130人死亡，413人受傷，到今年11月13日恰好事隔五年。尼斯教堂十月底發生在天主教堂刺殺天主教徒的恐怖行動。而Samuel Paty老師的謀殺事件依舊在調查中。伊斯蘭教恐怖分子的攻擊，至今仍持續不斷。然而，法國人並不因此而膽怯害怕。惟有承認多元價值，讓

不同的聲音皆有發言、參與討論的自由，才能真正避免極權統治與恐怖主義，各族群和平共榮共存。法國人用不畏懼的態度，如常生活，繼續捍衛他們珍視的民主、自由與共和價值。希望這些恐攻造成的傷口，能激發理性的

思考，為創造更成熟的民主自由共和體制提供養分，並早日平息世界各地以仇恨、暴力為主軸的恐怖主義。

(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，現旅居巴黎)

Numéro spécial procès des attentats des 7, 8 et 9 janvier 2015

CHARLIE HEBDO

2 SEPTEMBRE 2020 / N° 1467 / 3€



Charlie Hebdo 2020 年 9 月專刊封面
SEMAINE DU 02 SEPTEMBRE
EDITION 1467